覺其醺然矣故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霸者之民驩虞如也夫驩虞所以不及皞皞者以其無耐於久而已予縣當弘治時有永川宋侯為知縣榮縣曹先生與內江趙先生為學官三君子者其初去縣民雖思然無甚也延至於今學士大夫與庶民小子則人人誦之時時道之以為安能後有三君子以治吾教吾也故予嘗以為身在而感者驩虞者也身去而思之不置者皞皞者也蘭人之於畏庵公若是者予故列之卷首以示為民之父母者擇焉

對山集卷之三十一

廉對山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序

橫渠先生經學理窟序

此吾橫渠夫子之微言而門人之所記也故曰經學理窟若以為衆理之所聚其淵若窟而出無窮也予嘗細玩其辭說其於天下之理若指黑白而較堅脆言不虛越而理皆深造見之於行事無弗達矣宋儒言治要之躬行鮮而粉飾麗若夫子蓋周孔之後一人而已予友陝西按察副使山陰成君質夫昨守鳳翔以郿為夫子之里思欲表章其道會巡撫都御史

灤江王公汝温行部至郡而分守叅政石岡蔡君承之具陳横渠祠堂敝陋弗蠲請公更事脩擴以表後觀公欣然從之遂以其事下蔡君及分巡僉事王君濟川與成君成之既而又曰廟貌者一方所仰而著述萬世所賴也東西銘正蒙語録世或盛傳而經學理窟與文集經説雖士大夫亦希覩矣曷求而刻之廣厥視乎石岡君曰某幸有經學理窟可以謄繕於是出以示成君刻之既成成君以書來屬海序諸其首蓋以識刻時事使後人知所自始云耳而夫子之言讀者當自得之繇宋至於今學士大夫所論要不可勝道苟徵實究其所以而曰能知夫子之為道亦道聽途説者耳豈所以自通於夫子之門墻哉君子弗取也

送東谷序

東谷子由崑山改盩厔居盩厔者三年乃以考續上京師過予為別又十三日往餞東谷子於思政之軒覩近遡往嘅然興懷焉於是賦詩悲歌以贈東谷子詩成遂序以書之於卷嗟夫士於夷居莫不以天下之道是是而非非謂如契以要貸也然而天下之事恒出於精神思慮之外蓋有是矣而或非非矣而或

是者於是聖人之道不能信於天下而姦詐之徒為其所不當為獲其所不當獲者往往而是故小人亂君子夷狄侵中國遂使士大夫之口善者不知是惡者不知非聖如周公孔子而處士橫議蒙疑於當時此其故豈一日之漸哉關中郡縣之吏崇盧耻遵德義者一二人往往憎於多口而貪饕僥倖之徒反冒薦牒此非獨當塗者之過習而不察居而不疑由弘治之季大抵然也東谷子以名進士出宰兩劇縣幸而當其流俗志貞操潔而上弗知民安治興而譽弗逮登仕十年而貧蹇憂否不得推餘於僕毀愈積而操愈固行愈也而心愈紓由是則豈但可以首先關中之吏雖之天下可也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東谷子由吳抵秦關數千里而所遭植若合符節乃能獨以無垢是居毀譽憂患沓至乎前略無少動其心由是雖古之人亦已難也今士大夫并古人之難為者而責中人之才乃其所予又因喜怒而重違其本指由是雖周公孔子立乎其前未有不非之者此其意非真非周公孔子者苟其名非旦與丘則雖百周公孔子無非可非者也予有別業在彭麓雜闌于民博考其政親見其為人而有美不誇抱器罔售其過安歸

耶東谷子行矣然天下之廣士大夫之多無有深知東谷如予與漢陂石岡東巖涇野太微者况東谷非求人之知而為是者求人之知而為是則別有所為而不為乎此矣知不知豈東谷之志哉其詩曰惻惻遠行邁悠悠勞我心君子當路岐握手揚清音子實素心者棲遲良可欽世情重雷同薄俗鮮規箴今日送子去遥望南山岑南山秋風發志士意恒苦君如天上鴻我若道旁杜不能久踟躕徒使情縷縷君行已十月君還應及春大道直如弦我心難重陳昌朝惜賢達君子念經綸願申宿昔意尊主隆斯民

東谷子草堂詩序

王子明叔揭其堂曰東谷草堂士大夫有記有賦有歌予雖不能坐其堂履其盛然讀其所謂記與賦詩與歌者則東谷已固畧無所遺矣於是明叔以序屬予究其名堂之義乃一循諸近代緣名以立字緣字以定號是亦所以借視乎名堂之義而因以致其丁寧之意而已夫名者實之賓也於理也德剛而陽柔而陰而明叔之暘蓋近積其易見而因著其無窮云爾何也暘日也天地之體如此其大且遠而其運如此其無窮非陽之為德則息而不長而以暘與焉之麗

則暘又陽之精者故其光輝隨運而廣無有弗至乃其究使萬物各得乎遂而無遺故字王子曰明叔者章暘之德也暘之德明而其用使萬物各得乎明遂而無遺其義若已盡矣而猶以東谷識之明暘之方升而昧者融止者進作而愈光久而彌大其意若謙而其實則又要諸其本有始有卒之道也周公於乾之初九潛龍勿用辟之於暘方居重淵者也九二之在田則光漸於谷天下獲覩其文明矣故曰利見大人惟有文明之德故天下之人皆利見也明叔之東谷其義豈不亦猶九二之在田耶今明叔登仕版躋顯頎遭遇堯舜之君以行其所志逆不泥順不豫[illegible]險靡懟毀譽弗侵其剛健之德又合於乾往而不息守而不易則又自強不息之義也於乎陽剛者天之德而君子之道也明叔慎哉君子之道惟無垢故尊無息故明士大夫之詩若文既皆言其意而達其德矣予斯言實所以申士大夫之意焉耳所願明叔益富乎其所以爲明者以旁照於斯世上而君下而民近而天下遠而後世一被是明而不窮焉則東谷之稱將與天地日月並峙而立矣豈非君子之至願哉明叔曰予不佞予感矣終身從事無斁矣然而烏可

云爾已也于是書之以爲東谷子草堂詩序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平蜀詩序

自已已以來蜀民不鈐方土罔靖
天子震怒爰命討平川漢之間士馬填益財殫民困
賊勢益延一時受命之臣瘁精竭思文武咸致撲之
不滅隨撫隨叛於是
上命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往終厥勳蓋是時公
已悉平山東中山河南之賊遂督所故將軍鼓行來
蜀乃於二月辛丑發兵保寧群盜方叛走漢綿勢焰
揚熾人心疑畏將謀內謠公曰此若儔[illegible]宜先塞其

旁穴夫旁穴苟塞何所不擣自三月壬申至於丁丑
所誅獲者萬有千計蜀方用寧川漢咸乂巡撫陝西
都御史藍公屬予序以賀公夫以精不以多以律不
以寬二者兵事之軌道也予曩聞征蜀將士言蜀中
多巉山絕壁賊更善附山攀壁千人刺矛激弩萬夫
莫能當也地多草樹窟凹師弗習往往中其伏兵平
衍之野又多稻塍水堰騎不可馳步不得奮一相躋
倚仆跌若崩加之地氣卑濕餉飼不飽士馬忽已大
半物故倉皇用騎馬百不能選一此語實矣然是時
士亦多首功者豈設機應變不善哉或失其軌道耳

藍公言公初進兵時先檄各路填守要害其故所往來之道既絶又分職專使糧糗常繼師得宿飽諸餘紀律之事益申嚴擊者不取取者不擊奇自為奇正自為正鋒鏑相錯毋有易也夫持是以往雖天下可也豈但蜀方哉公英爽桓毅之氣加以脩涵有素宜能先覺乎此事功之成捷於影響固非偶然也藍公與公同事共勲能喜談樂道如此要豈其私好哉為祝之曰願公凱還後以所得於蜀者上於天子細求所以安而鎮之之道使蜀之父兄黔首如曩時各得保其屋廬田畛死不為盜則公之德於蜀者不但萬萬世也公以為何如哉

送東岡子序

皇上闡化厚邦勵精天下之事日日求所以安定天下之道乃莫若屏逐詭遇登崇俊良於是吏部以湖廣按察使員

上聞

上遂以東岡子往迎厥勲

命書至矣東岡子方以執事在隴西留滯數月始得歸省署戒行事歸時特因過滸西康子之廬與之飲食而別於是康子謂東岡子曰予昔聞諸父師夫堅

者不可磨而磷白者不可涅而緇也公抱德履正凡所阨尼者莫能奪也是天豈無意於斯人俾公戎疾不殄如此哉天之生斯人也欲致所以厚之之道故既有賢聖之君以主之於上而又必有明哲匡棐之臣以任之於下故治定功成民厚俗美也歲自丁卯以來權臣以刑威持國天下沸然不能安幸賴天子明聖誅殛而更改之明詔累下矣而主法之吏一沿餘習以喜怒為重輕故

上雖憂勤於治而功效未彰此其故在官不守度民不信法也夫上有所為而吏以輕重渝之是示民以無措而欲民之有措也民惡得信法而官惡得守度刑者民命所係風俗之本也少有所不得則姦宄緣以為利侥倖者習而見之翕然摹於放矣雖百皐不能治一邑況天下乎故風俗日偷而禮樂不興者法敝於下而上不知也夫湖廣三楚之區強勝之國土廣而民雜號至難治也諸濱蜀漢之處又水旱兵燹相仍民苦於餽餉一日不能支一其風俗因而轉移者殆何如也故上以公往隸察之夫持握者至重而維繫者至繁也以公不德譽望之盛固可以使湖廣父兄子弟安厚無難失況湖廣之民今莫不惟公是望

也公其遄往哉東岡子笑而語曰此予素所計數者吾將往矣於是次而書之以贈東岡子正德八年癸酉秋八月十一日丙午序

張舜卿東征詩序

正德六年山東河北盜起官軍赴勦者以數萬計賊勢益盛於是

上大怒命右都御史長洲陸公往治之仍添調遼東宣府兩邊之兵以為之前陸公行於是以武選主事靈夏張舜卿統宣府兵勦西路參將某統遼東兵勦東路十一月中張興張旺率衆寇長清章丘鄒平高苑壽光博興昌樂諸縣而張舜卿度賊必夜抵高麗鎮於是伏軍貞觀鎮俟卧擊之高麗去貞觀鎮十五里四鼓先令斬榆棗塞巷口道路分八百人遏要害餘兵皆遊擊約五鼓鼓躁而進賊急來犯我師盡為榆棗所罥挂我師於衢市間奮擊斬獲不可勝數而二賊首亦就殄絕於是舜卿下令曰賊固有脅從者吾良民不可槩殺先降者當生於是得男女小大八百人騾馬千數十匹龍鳳旌旂及兵仗雜器三千七百有奇十二月壬寅賊劉六劉七齊彥名圍茌平舜卿以精兵百人與子破其圍斬獲劇賊數十人未失

一矢捷上舜卿以功進武選員外郎子為百戶縉紳大夫聞者皆為歌詩以嘉舜卿之績命曰東征大捷詩昨舜卿以少保右都御史彭公之奏來與平蜀其過時出卷示予予深歎舜卿文學之士能克武有勇如此聞齊彥明楊虎劉六劉七者巨盜大賊也方其猖獗時老將宿謀皆唯唯甘後不敢抗一鋒舜卿能以百人解其堅圍斯已偉矣其高麗鎮之捷張興張旺者劉齊頡頏之盜也寇淮安立敗兵備兵擄知府劉祥不一年集已數千人直隸山東徐淮諸處所過傷殘毋敢攖也舜卿一戰遂克使無子[illegible]并表

表然具熊羆虎豹之勇而善謀能料其孰能然哉其孰能然哉今蜀地悉定舜卿之功又不知幾何由是而往任授方益大矣然盜起固有所繇其繇皆舜卿目覩而心悉者

廟堂之上寧可嘿然而不求為之所邪鄙諺曰治壞於少安病加於小瘥今日者當病痊劇之際者也失而弗治後何已乎予與舜卿同年又厚誼如兄弟故既讀其詩於其卷首又猶有是言焉正德甲戌春正月丙申序

贈楊秉衡序

夫德與位相直才與性尚比非以表物異數其道有然也故古之明君審官而辨治貴法而準式其得也吾從而重之凡加秩厚爵豐食足使者皆重也其失也吾從而治之凡罷廢詘抑皆治也故明哲不以位貶德才揜性

明君不以私蓄人腐容蠹明此六者可以理天下矣

夫表物異數者天子之公柄天下之公行也俱高而峙矣有山嶽阜岡之異俱深而濊矣有江河湖海之異此非言高私于嶽言深私諸海其數異也故明君之務在於操法而定式蓋法備而後可以責法於下式定而後可以使下有準故先有此二者然後因位以植木隨治而審官如此雖有僥倖詭遇之人不能雜進而冒至此非厚刑驅遣也賢者尚一一表辨莫矣其小大況不賢邪故曰湯有天下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此之謂也吾友楊秉衡守漢中三年吏部以爲浙江按察副使府寥請以予言爲賀夫君之清德明譽使士大夫莫不知吾所以致意於君者蓋有以窺識

皇上用賢爲治之道雖堯舜三王不復能過也彼法

式者上操以眡下也由君在漢中凡所以綜理維持於是法是式者未嘗纖毫遺廢由明主表物異數之道參之使君一日而三陟弗過也況惟是哉君之在漢中也廣教化厚民人斯二者人人之所難也又加之以兵旅饑饉餽餉輸予未嘗一日少間此雖使古循吏如龔黃朱召莫能一朝居也雖非以棲止召也行遠者未有弗自邇登高者未有弗自卑由是以往君位當益弘而負當益重天子宵旰之上盖已惓惓望君矣君尚念之哉

送張闇夫序

遼陽張闇夫以戶部郎中奉勑整督關中糧儲供實三邊既逾年事幾克成會詔至優免逋欠君遂還京師諸公先生各賦詩以贈因屬予序諸其首簡夫諸公先生之詩所以道情悃揚休芬於君之行何弗至矣又奚待予言予聞之先民已然者可指而數無然者難可必而待也此其故在識測消長逆順之道爾自孽臣專擅以來倉庾虛

國家之用益蹇蹇而難足此不能察其已然雖嚴刑峻法其有所窺避者皆可得而欺也夫有所窺避者

皆可得而欺則弊愈滋法愈嚴國愈空用愈歉雖百弘羊莫能給一鎮光之天下之大乎閭夫之來也嚴於治頑而畧於理疲故一氏皆欣欣然若慈母之慰已嚴父之教成也夫事之一个集者皆得民徼姓相挺背也官府之令下於民民承官府之孜孜然早夜震恐惟恐其不先至耳彼悍民徼姓欲已之脫者則揚言以訛衆使之勿來欲取以爲利者則貪緣縣官報部運因以所徵爲奇貨二者一个同同於蠹敗

國家之用刼小民之命而事者或莫知求而治之或治而不及其真有是故頑者益頑而疲者益倦固非國家之法弊百姓之抗玩也閭夫深知其弊而特治其最此於事何不集乎教何不遠耶然又明識其當然之故所為之處者一能合于先王之道使有所窺避者莫能肆其姦不屑於條件禁治之末其老成慎重之氣又足以副其心之所存由是道也雖天下可也何啻關中邪夫錢穀之事我

國家自

祖宗以來付之司農者其道蓋可見也後世行法理事之臣往往作聰明亂成憲洗垢索瘢於民以倖求曷曷之名浮薄者從而效之熙然成俗故賦日嚴用

日歉民日病不可支久而弗變則病者且死矣不特
賈生之廱疽耳闇夫歸見於
上庶幾以所見所行者縷陳於前使盡復
祖宗之舊貪婪窺俟之人莫能冀用其志則又闇夫
之成事也闇夫勉哉天下之民今以望闇夫矣

奉贈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彭公還
朝序

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彭公既再平蜀盜矣
又北治土魯番西郵奄奠於是
上以書徵公還朝比過省會陝西鎮巡諸公暨藩臬
諸君子走使來屬予序以贈公謂予知公深凡所以
欲致意於公者或能言之夫崧高之作吉甫斯堪江
漢之詩周邦惟賴公之崇勳休烈有耳目者所能言
也至於要成功泝源始則有道者或昧而莫宣海何
以當之哉布政使李公者以書責海曰公負蓋世之
勳當
上所禮重此丈夫得志君子道長之秋也諸公云贈
者當以文為貴而儀物不與焉其云文者當以予之
言為貴而他人不與焉夫談美德章國休君子之事
儒者所貴也子奚可辭哉於是海即諸公先生之意

以獻之公曰
明興百五十載仁祈義摩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臨
罔不尊親愛戴此商周所猶難漢唐所無有傳記所
稽不可誣也
陛下承太平之統襲治安之後人康物阜何有弗施
宜民趨義嚮教彰至仁之澤廣大治之緒乃弄兵犯
教侮順抗恩方其橫時殪驍將掠名城倏忽千里捷
於疾飈此與夷狄何異
上既累詔優撫宜函首自歠匍匐踊擗覬萬幸以從
德心而猶性恃冥昧致底天罰兇魁既盡黨與靡遺
使
陛下隆神武之名公卿闡戡定之勳血流千里士憊
數年此豈
陛下初意哉故蠻夷雖至無狀猶有可諉曰此王者
所不治地遠俗異也民亦乃爾固非冠帶文物之地
於化反乎不及夫久張之絃必更久佚之民難令此
長老素論也鄙諺曰操火者可以喻熱握氷者可以
契冷吉事以躬見為得也保佐之位軫轄之地
上意必欲公與共理此正一亂一治之際其更絃施
令之道徵公將誰圖哉盜起於民瘠而吏不檢風俗

繇於法弛而辠不當夷狄生於內治疎而外守疲三者當塗之人所畧而不論也夫瘠民不能以自給常役尚無以用而使無所不役安不為盜吏之能者務以羅織求辠掠民無所遺不才者養姦長惡二者雖不同同於驅民此無他法弛於上而下解體也夫法弛則維常弗張教化沮廢雖使百仲尼日詣民而導之善弗能也下皆體則見上所令玩而不從少被督責反因為怨故訛言興正理盭桀民自帥其鄉國度不習於下苟以先王之道加之譬之沃膏然鐵毋能灼也故

上雖宵肝憂勞與公卿百瘁志畢慮而功祥弗臻蓋意亡素定而行失其也民者以吏為視聽者也夷如此民將焉循公宏勸天下婦人小子莫不跂而望之海承諸公安得不以斯言告公為

陛下得人與天下生民矣夫行百里者不以九十里而跲言必至也況公之已行將遂足其百里哉

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往治甘肅序

正德十年七月己丑甘肅闕都御史巡撫

上以陝西左布政使高密李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甘肅地方
璽書既至公於是秉節北行三司諸公咸欲有以贈
公而右布政王公左叅政柳公謂予與公厚宜予爲
言予惟公在陝西最久出僉事副使數年始移湖廣
湖廣才一年則又來陝九時陝西吏民所苦樂雖纖細知
也今百姓聞公往甘肅悵不能留公乃不知
上意所在行將欲公徧滓天下予安敢不盡鄙人之
詞昔公初來陝西予方以憂家居當時瘁瘁蹙蹙不
能交賓客顧心獨欲見公以在京師士大夫間獨公
所爲爲難知之深慕之厚也然何嘗待數言即卒能
信公爲長者可以大公受此宜與執契孰謬夫事非難
成能喻者少耳甘肅之人所不能自聊幾六七載嚮
非
天子厚福所庇今安能復有室廬之托父子之愛哉
執事者不以德御下以廉立威諸將一切優遊自玩致
虜數梗邊者此非虜無狀也夫內治弛縱不嚴敵所
必乘也主吏狂悖謬妄下所難令也昨彭濟物微趙克
正克易前人之愆以爲之賢則濟物雖至今留可也
故曰以道居危易以淫居安難此非但可以深中其
情當塗之人所萬世不易者也予嘗由載籍所見心

竊自痛恨以為士無事謂人不已知不能為時所用以濟天下之艱及用之弗效以往往托世文罪以推患於人此無他志非求實學非求已耳曩公與予言即不甚高遠而指趣悉盡夷考其已事則磊磊然不可得而企確然不可易也幸當諸公之請可畧言之以見公之所採明予與公所由厚非比也

孝廟時何鼎事詰問言者當時大臣蒙被禮重者無以言也而公以儀制主事抗疏上論至有鼎近臣直言之禍如此況疎遠乎科道言官不得其言如此況非言官乎

上嘉納焉後有旨起延壽塔公又抗疏止之其論剴切明著可與佛骨表爭高下

上初嗣位公請慎法

先皇以光丕緒叙述

先皇憂勤天下之意與孜孜圖治之心甚有次第小王子上書以六千人入貢書辭悖謾公乞返所上書責其不敬之罪令既伏悞然後許更所上書待議其人數定允然後容

朝後卒如公議此四者志與學一不可廢也故公在武選日能簽視權姦抗阻傳奉鼎鑊之威不能脅蜂

蠆之毒不能蜇者公有此道也夫本者末之所資志者事之所待也由公之已然以望其所未至吾於公知綽然有餘矣茲予將日望之

送瀟川子序

瀟川子既有浙江憲使之命於是與瀟川子遊者咸思所以贈瀟川子或以詞賦或以文學彬彬然郁郁然有老宿之所未見也夫於瀟川子之行不亦盛乎康子曰縷乎休哉可以言盛矣未可以言道也道者履之所及士之所志者也於人以言而不及乎道芬章繪什奚補焉抉奇窮瑰奚傳焉侈溢泛浩宏博偉大奚關焉夫瀟川子有道之士也工人之贈也以器賈人之贈也以寶士大夫之贈也以言言而弗及于道猶無言也夫欲贈瀟川子何若以道而贈乎夫士之生也莫不挾恃所抱以睥睨於世謂可以光明俊偉物無不及焉其行之也千百不可一二謂其志之皆非邪此幾於誣士謂其學之皆非邪此謂之抗越弗達於教然而君子賤焉者以其中不足而外有餘也以其亂是而遂非也以其恢恢闊闊竊其義而資其名也故其名雖賢也如所弗聞焉其行雖利也如所弗有焉此非所以語道者也何若以瀟川子履之

所及者語之乎昔瀟川子其黜而田里也優遊先王之道若將終身故窮居不損焉在臺察也棄人之所易而尚其難故國是以章焉其守府也畧人之所喜爲而先其畏故民生以休焉按察也植善芟狂亟亟然以行於其所聞是非之際生死既難無悔也故於士之守也有大業焉夫往者今之監也志者行之基也瀟川子之於浙江何若一視於所故履而毋以易乎夫長憲者民命風俗之本也惟有所弗庸焉故上疑而下不畏民日就於刑戮不可以遷善而斂德此非官有所不能也治弗以事而行弗以理也朝作而夕更加乎其弱而不校乎其強此謂治弗以事以神縮諛訐而嘉教以順吉廢實而滋憤此謂行弗以理二者寃民所以結恨於塗而上弗知者也夫寃民結恨於塗而兇人肆縱志意此非國家之福也故愚俗亂獄而固姦小人逃刑而放寇天下之民惴惴焉被躓於齊人故無悔乎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也唯有道者深知其必然故因心以眡物參聽以廣情果斷以杜妄執準以正欲力不加多而效長焉辟不加衆而化行焉舜之於四兇孔子之於正邪是也然則瀟川子以爲何如或曰天下之人

莫不引頸以望瀟川子使之輔弼
天子以廣雍熙之治而子以是言之此但以及刑憲
禁令之事奚足謂道以贈瀟川子以道者曰流水之
為物也不盈科不行不足於此而通於彼吾未見有
行焉者也吾聞之也君子之言也不舍其近而踰其
遠由是而之也雖天下可指掌而治也奚謂弗可以
贈瀟川子

送沈仁夫序

沈子在關中也凡五年故沈子能數過予予於是則
能有以熟知沈子之為人茲沈子秩使憲滇南矣沈
子以書抵予為別予以痃癖不能餞沈子也乃以其
意告沈子而贈之曰夫騏驥驤騄所以稱良馬者以
其德足以致遠也士大夫所以稱有良治者以其業之
居諸身者廣大而堅固也今天下之民所以困踣愁
苦不能休息者
天子嘗以蘇息安妥申飭有司使亟行之而此日甚
也固征賦之令未善邪何行之百五十年而獨至此
棘也夫由近之所行而不易雖悉蠲征賦之令而民
當益窮何也禁令不明刑罰不當奸吏舞文而欺罔
豪民倚重而噬弱故貧者抑志委心甘為人役而鈞

利之徒洋洋然横行於下而無忌也昔者沈子之在關内盖嘗求是而治之矣既而何子道亨又惟求是而治二子之治才一年而關内之民瘠如縷枲上吏虚恢鮮實苟務姑息忽經制畧肯綮民安不然故愚嘗以為教化之道在於富民裕才富民裕才之道在於明法禁審罪當刑法禁明罪審刑當矣禮樂有不興者吾未之見也曩於何子之行也既嘗以是告之知何子居乎其業者廣大堅固可以行之而無躓也故於沈子之行也又縷陳不繁焉沈子何子其道一而已矣夫久通之市必媮久張之絃必韌皆不俟

民之制而後[illegible]者也奸吏豪民之治不嚴徒以區區小過細事詰[illegible]剿切非所以求之法治之外者也今之言者曰貴近科擾官吏疾首苦心而莫能拒其至大者然止一索至止姦吏則緣是以趨五倍之利豪民乘以先輯速報者又輾轉藉倚是以什而供一也[illegible]貴近者固莫能遽已矣此緣貴近甌民者吾亦不能已邪孔子之仕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而孔子先簿正祭器此所以使自廢其獵較之道也奸吏豪民無所得志於下彼貴近即甚很無厭見求之難矣此不俟再求而心已勸矣此姑舉一事以告沈子耳

沈子愛民信法宗德敦義關中來仕者吾微有[illegible]也民盻盻于上之治己也今已數歲無驗矣予[illegible]沈子望而誰望耶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公平蜀詩序

正德辛未今右副都御史馬公以僉事分巡川南時藍鄢諸賊為患蜀中者已二年既伏誅後復有廖麻子起川北方[illegible]李崖井各有衆十餘萬破瑪瑙關陷南[illegible]綦江直犯江津以窺重瀘諸軍望鋒而潰亡敢攖[illegible]都御史林公俊駐軍江津以公與副使何君有叙遣之[illegible]遂邀公巡川東川東諸兵事皆以[illegible]

曰賊非君莫可平也公於是與何君約曰副使李君以施南兵阨綦江路吾宜躡而蹙之大埡與為夾擊此至計也於是俘斬萬餘人賊懼走乃追諸永澄墻東鄉垻搖櫓箐益斬獲不可勝紀於是賊日夜竄毋敢反顧自蹂踐死者若積薪刈枲用兵以來此大創耳然時山路嶇嶮饋餉弗繼冰雪凝沍而又士凍餒不可支公自徒步衢嶮勞苦慰勉故士人之感悅用命如此賊渡江北川湖土兵以久役思歸林公召諸公急還徵兵公獨以民兵數千襲賊後賊攻梁山矚新寧公趨保新寧賊遂遯去方四乃道亡公擊牛釃

酒犒士卒曰吾乘勝追殺彼倉卒未諳吾衆寡必急擊之可得志也衆曰唯乃進追於陶溪及鳳凰山連破之於是賊走廣利寧羌掠食而已廖麻子在漢中聞若此因內懼求撫軍中諸公信以爲然公曰此所謂急則求撫緩則復叛也吾不能以全蜀之衆受侮於賊乃縱兵追擊於清風嶺歌陽寺大破之於是方四賊爲曹甫遂來乞招而自散者已數千人川東之賊始湫小矣廖麻子益自懼於是殺曹甫以遯而公帥兵追之斬獲不可勝數賊乃渡以江轉川西往來漢城都之間以危言索臨江市於是主者以我師老憊議招益堅公極論不可市父兄輯予弟數萬人月餘而新梁民又欲詛勢延蔓不可支矣上於是以今太子太保策允若干言彭公嘆曰不來視師公首陳平賊之川梓潼會兵漢州一戰廖是賊不可平也乃出潼間道東奔所經窮山絕谷若流電九三日追兵未嘗一及獨公所伏兵數邀之會有詔進公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屬以兵事公受命益戒士籌計攻討會臨江賊弗納賊屯新梁相持者賊乃去新梁復縱橫漢州

痛自刻責明賞罰嚴紀律厚士卒謹要害賊遂不能更西於是又勒兵刈馬嶺絕其東奔屬副使曹某都指揮韓某悉以精兵更番向賊而已出高坪銅鈴歷抵平桑覩視緩急至燒刀溪戮渠兇七人賊計窮始有志請降遣渠魁二人赴軍門公與期四五日越二日賊已相率來而喻某亡去旋獲斬之蜀盜悉平捷上進公右副都御史

賜以

璽書及金帛優賞之焉夫平蜀之功予以罪在鄉里蓋數聞焉故知焉公先後詳細如此

國家承平日久豪民貪吏得志恣肆窮人蒙被荼苦不能何故奸猾者輒起兵生亂賊又矚知兵戒弛玩又每要求招徠縉紳大夫不窺其誠偽輒亦信之故愈無所忌憚觀漢中與臨江市二事非焉公安可為也林公覩事見信彭公納策決機非明者不能皆策書所勘者此其數豈宿貯曩定邪未幾內江人駱松祥作亂有衆至數萬有司議兵討之公曰賊初僅百人耳餘皆良民脅從未可盡戮也乃勒兵坐境上令人傳檄諭之其衆果散去遂寧奸民挾其三里之衆曠役四年矣猶弄兵山中以脅其有司公命縛渠魁

十數人餘民服役如初膚淺者當何如也茂州羌悉
衆圍城城水盡圍急公遣人喻羌以
朝廷威德且使入城授方鑿井以待圍解茂人因謂
為馬公井云使他人當之馳奏請軍矣夫戎兵之事
聖人之所慎故學鮮傳焉馬公由書生起家有夫宿
將之所難此不可以風聲氣習槩論也易曰長子帥
師以中行也其馬公謂邪予聞渠縣有兇人嘗戕其
居民闔門死焉凡數年有司置不敢問公至悉縛治
之方匆匆理校行陣也而又明法昭禁使教道顯明
井確然長者不能陝西按察使邵君文實以四川諸

君子之書謂予曩為史官於馬公有管鮑之義當有
言以引所為百代奇勳詩冊之首故援其事實而私
論之焉

送王克承序

王先生方伯關中三年矣使者師生以王先生數不
理於群口謂承流宣化之臣宜莫有如王先生於是
尊禮王先生有加焉凡仕關中者及關中士大夫初
不識其指意所在昔以使者為賢明能獨知王先生
也夫自
明興以來承流宣化之臣於關中得二人焉高密